

冰冷的制度,异化的社会——《雾都孤儿》中人性异化的根源

付双娇

(湖北医药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0)

摘要:查尔斯·狄更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小说家,享誉世界。《雾都孤儿》是他的早期作品。小说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孤儿奥利弗·退斯特的身世和悲惨境遇。该文试图以异化理论为支撑,分析当时英国冰冷的制度和异化的社会现状,初步探讨小说中人性异化的根源。

关键词:狄更斯;《雾都孤儿》;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济贫院;异化的根源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39(2018)16-0162-01

查尔斯·狄更斯(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雾都孤儿》《艰难时代》《双城记》《远大前程》等。狄更斯特别注重描写英国底层社会人们的遭遇,从而折射出当时英国社会的现状,对英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雾都孤儿》是狄更斯的早期长篇作品。小说以雾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从小在济贫院长大的孤儿奥利弗·退斯特的身世之谜和悲惨遭遇。此作品自面市以来,吸引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文学批评家们从不同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剖析。一些学者分析了狄更斯的反犹主义倾向、人道主义思想,另一些则探讨了小说的叙事风格、写作手法和人物形象建构等。本文则是试图以异化理论为支撑,分析当时英国冰冷的制度和异化的社会现状,初步探讨小说中人性异化的根源。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社会本身的异化才会最终导致人性的异化。狄更斯的创作时代几乎与此同步。小说《雾都孤儿》中,狄更斯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19世纪英国残酷的济贫院制度和社会现状,描绘了处于被异化的社会下人们人性的泯灭。

1 济贫院制度

社会的异化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便是社会制度和法律等各个层面的非人性化。这些因素会逐渐发展成为制约和压迫人们的力量。人在制度面前显得渺小无力,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从而导致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在《雾都孤儿》一书中,狄更斯在前几章就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英国残酷的济贫院制度。1834年,英国政府颁布实施济贫法,设立济贫院。济贫院这一制度的建立本应是为了保障贫民和孤儿的基本生活需要,使贫民的衣食有所保障,孤儿的生活有人照料。而事实却是,济贫院成了理事和专员们中饱私囊的工具。奥利弗所处的济贫院就是其中的缩影。在济贫院里,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开支,保育员和专员们煞费苦心地向所有人仅仅维持在一个饿不死的状态;每日供应三顿稀粥,以节省粮食;但也绝不让他们饿死,以节省殡葬费。他们不把穷苦人当人,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在书中,奥利弗因为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要求添粥,这个看似普通的要求把所有的理事和干事吓得魂飞魄散。因为在济贫院里,从来没有人敢提出任何要求。而奥利弗也为这个不合理的要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被关禁闭和当众鞭打。

因而,我们不难发现,在异化了的的社会制度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都变成了牺牲品和谋取利益的工具,他们渺小而卑微,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唯利是图被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拥有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人开始呈现出错误的价值观,譬如金钱至上,譬如人性的缺失。

2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

作为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向我们展示了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摧残。狄更斯所处的19世纪中期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时代。虽只是资本主义的初期,但狄更斯的笔锋已经触及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人性的扭曲和人的异化。

在他的笔下,工业社会被描绘成一种使人异化的体制。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生活环境不断恶化。与此同时,社会的迅速发展颠覆了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扼杀了人们应有的纯真。

在这种被异化了的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人们变得金钱至上、唯利是图。他们开始极度重视物质方面,然而精神世界空前的空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人际关系逐渐被异化。在对金钱的无限贪念下,人们之间的感情被金钱和利益所左右,日益淡薄。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这种异化也体现在原本应该纯洁的爱情和亲情上。在《雾都孤儿》中,济贫院的保育员曼恩太太对所有人漠不关心、趾高气扬,却唯独对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唯唯诺诺、细心体贴。毫无疑问,在这种异化了的的大环境中,人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大多是由其权利和财富决定的,甚至两性关系也不例外。婚姻再也不是出于爱情的结合,而演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此外,作为同父异母的哥哥,蒙克斯本该关心爱护自己的弟弟,但由于利益关系的驱使,他必须谋害自己的弟弟奥利弗,才能顺利地继承父亲的遗产。这种异化的手足关系完全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

因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处在其中的人们,它对人性的扭曲、对人们之间关系的异化是深远而巨大的。

3 小结

在狄更斯生活的年代,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它改变了
(下转第181页)

收稿日期:2018-03-12 修回日期:2018-04-25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启动金项目,项目名称为狄更斯《雾都孤儿》的异化研究(编号:2015QDJRW07)

作者简介:付双娇,女,湖北十堰人,湖北医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新的身份认同的期待是怎样的荒谬和不合理。

3 自我的圆成:家庭共同体中的“礼物”与“占有”

对应阴性/阳性系统,埃莱娜·西苏以礼物的领域(Realm of the Gift)和占有的领域(Realm of the Proper)来标识。在礼物的领域内,母亲物质需求通常是缺位的,她以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健康富足为目标。埃莱娜·西苏认为,“如果说有‘女人的规矩’,很矛盾地,其正是指她能无私地不占有^[2]。”不同于女性角色,母亲的最高需求是内省式的,是一种动态的自我丰富,唯一能满足这一需求的,唯一途径是自我实现。这种自我丰富通过消解自我、拥抱他人、满足他人来实现,其他各类琐碎的物质需求,因无法给予自我丰富而显得微不足道。母亲此时也在他人的满足中完成了自我。赛珍珠将“母亲”特质进行了完美塑造。

占有的领域对应着阳性系统,靠表现占领来运作,以占有物来标识个体的存在。小说中母亲起初以基本阴性的形象出现,行为和特质符合当时历史环境下农村女性的要求和期望。她温柔恭顺,勤劳持家,能生养,甚至与有自己的丈夫保持着明显优劣阶层的意识,她一天的工作无非是干活、煮饭、侍奉婆婆与丈夫、照料孩子和牲畜,不管是劳作还是偶尔的闲暇,她都“很顺从地笑着”“从不感觉乏味”。母亲对于加诸她身上的秩序觉得理所当然和心满意足,并沿着这种性别规范践行。母亲也羡慕阔太的首饰,却“宁愿把自己多余的钱多让孩子们长胖些……总把田里最好的先给孩子们吃”,她“骄傲地意识到……没有一家的母亲能够比她照顾孩子更周到”。“男人”对“母亲”而言同时也是占有物,如小说中描述说“觉得她的男人好像是她的一个孩子一样,是一个属于她的人”。“母亲”与“男人”的数次冲突,如最主要的两次——“男人”被骗买了假的金戒指,他用“母亲”的嫁妆买了做长衫的布,虽然母亲起初的反应很强烈的,但很快就放弃了发言的机会,总是“不再埋怨他了”,而回到她的“他者”世界。

4 母亲角色:家庭共同体中的磐石

小说中,当母亲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对于新的生命就抱有无比的热忱,任何生命的孕育都给母亲从内心里带来快慰和满足。每一次怀孕、每一次饲养动物、每一次照料亲人、每一次在田头耕耘,“母亲”都在与各种生命交会和对话。而当“男人”失踪以后,“母亲”强烈感受到的是“她不能再生孩子了,这是最让她精神和肉体都不能满足的事……母亲的心灵和肉体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空虚”。然而在这些情节中,“母亲”还未放弃在阴性或阳性的领域里认同自我,直到“小儿子”的行刑。“小儿子”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成为他父亲的影子,是母亲潜意识中身份认同需求的最后希望,她对于他无理由的爱到了泛滥的程

度。“小儿子”行刑给她的悲痛,是在丈夫出走和情人背叛后都不能比的。当她的大儿子告诉她孙子出世的消息,她“眼泪珠毫不自觉地就停止了……微微一笑,虽然一半还在哭泣,是高兴的哭泣”。小说就在她赶回家看孙子的喜悦中结束了。

“母亲”对于生命的关怀从始至终都贯彻在小说中。“母亲”对于生命的热忱终于超越了对阳性角色的依附需求和对阴性身份模糊的不安,在生命这个领域里,她的情欲有如大海般浩渺,她的潜意识如世界般宽广。唯有生命才能够消解阴性与阳性之间的鸿沟,生命不是单一的^[4]。“母亲”超越了阳性依附与阴性范式的自我身份认同方式。在与生命的一场场对话和一次次充满认同的拥抱中,“母亲”在家庭共同体中内涵得以渐渐丰富,进入了无限之中,慢慢形成家庭共同体中的牢不可破的坚硬磐石。

5 结语

兼具阴性特质与阳性特质的母亲,在阴性与阳性的单一领域内无法得以完整的映射和自我定义,她是在礼物领域与占有领域中特殊的存在,她是沉默的、强烈的、给予的、需求的、自我牺牲又自我圆成的,她体现出家庭共同体中具有独特含义的女性共同体。赛珍珠的小说《母亲》消解了以阴/阳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母亲”结合了阴性与阳性、礼物领域与占有领域、母亲与父亲、客体与主体的整体,她从统治一切符号的二元差异模式中挣脱了出来,在对生命的关怀本质中,回归了一个超越二元对立的统一,体现出家庭共同体中的坚硬磐石——母亲。

参考文献:

- [1] Cixous H, Cohen K, Cohen P. The laugh of the Medusa[J].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76, 1(4): 875-893.
- [2] Marder H. Feminism & art: A study of Virginia Woolf[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 [3] 王晓英. 简论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 (01): 131-136.
- [4] 王晓英. 走向完整的生存——艾丽丝·沃克的妇女主义文学创作研究[D].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 [5] 宋素凤. 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 [6] 托莉·莫著, 王奕婷译. 性/文本政治: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第二版)[M]. 2005.
- [7] 赛珍珠著, 万绮年, 夏尚澄译. 母亲[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上接第162页)

社会局面,物质世界变得空前富饶。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人性的异化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处在异化了的的社会中,人们遭受来自社会和自身的巨大压力,心理的扭曲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性异化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制度的摧残。他摧残的不仅是社会的表象,更是人性、人际关系、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

在《雾都孤儿》一书中,作者的意图在于呼吁人们反思人性被异化的社会根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狄更斯的小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能帮助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本质,从而尽可能地降低它的消极影响。狄更斯对人性的关注和担忧,对贫苦人民生存的忧虑,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深远的

意义。

参考文献:

- [1] Dickens. Oliver Twist[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2.
- [2] 狄更斯. 雾都孤儿[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 [3] 蒋承勇. 自由、异化、文学——论异化主题在西方文学中的历史嬗变[J]. 外国文学研究, 1994(2).
- [4] 谢永新. 文学视野中的异化现象之比较[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5(4).
- [5] 朱虹. 市场上的作家——另一个狄更斯[J]. 外国文学评论, 1989(4).